

孟子古義

四五

□ 12
3099
3



門 12
3899
3

孟子古義卷之四



伊藤維楨述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此篇詳言治天下專在於仁政反覆曉諭意至切當矣而學問教法凡有益於人倫日用者亦無不詳列竊謂此篇亦是孟子之所自著不然其議論命詞不能若此之明白詳悉也讀者毋忽焉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古之

明目者公輸子名斑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箛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王道之有仁政猶為方員者之必以規矩審五音者之必以六律也苟不由此則不能正其事矣

今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

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愛人之名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故

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空也

顯法以德行徒善徒法豈能有益於治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能循用舊典故也孟子引詩言不可不遵先王之法

亦如

或曰仁心本然之善不可添一物而孟子何

以不專主仁心而還以行先王之道為言耶

曰四端之心雖美而不知充之則父母至近

猶不能事之况於保四海乎明性之善不可

充

恃而學問之益不可限量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知雖有愛人之心然不行先王之道則所謂徒善而不可以行也必矣其解孟子不以王道為主而專倡性善之說者不善讀孟子者也

聖人聖人字衍文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申明首節設譬之意準所以為平

之器繩所以為直之器既盡心思則非徒善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非徒法也故其效至於覆天下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道猶為高者之因丘陵為下者之因川澤言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此言為政不可不因先王之道而因先王之道必以仁政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而在高位則躬享其福下亦蒙其澤不仁者反之播揚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舉播其惡於眾之實而言

揆度也無道揆謂無道德之可揆度也無法守謂無法度之可循守也言道廢於上而法數於下也工百工也若有此六者其國必凶其不凶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禮以持人倫學可以明人倫苟無此二者則下無以視彼上無以禁暴賊民起而喪凶忽至矣治國者徒知上四者之為患而不知無禮無學之害甚大故言此以諭之

此勸人君治國以先王之道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朱氏曰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故曰責難於君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此勸人臣輔君以先王之道也

右第一章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歎以羊易

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也方員之象至規矩而盡人倫之道至聖人而盡正為萬世人倫之法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法

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也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故不以此事謂之賊盡仁義而後為能法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引孔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且起下文言仁所以法堯舜不仁所以為幽厲其道亦甚近而無多端也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也幽暗也厲虐也從天下之所稱而雖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不能得而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孟子引之

欲後人又以幽厲為鑒也

右第二章

規矩之為器甚近而在匠人則為一且不可廢之物孟子以此喻堯舜之道可謂善譬喻矣學者苟能達此義則知唯堯舜之道不高不卑實為天下萬世之法則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殷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四海舉天下而言社稷就國而言宗廟就家而言四體就身而言今惡歿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右第三章

此章舉仁不仁之驗而極言之蓋必然之明效古今之定理也而後之君臣徒欲以區區智力把持家國天下而不知為仁之效其大至此哀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言我愛人而人不親我是我仁之未至也當不責人而反求諸已智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言必然而理以示不可不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詩以反求之意不得於天而不可怨天惟當自反求於心而盡事天之道如此則能受多福也

右第四章

此章實聖門學問之要蓋君子自修之道唯當反己而不可有責人之意纔有

責人之意則人不我服不可不自慎焉且反身之語雖自古有之然其為學問切要之法則實自孟子發之可謂有功於萬世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常也常言雖淺孟子善其言之有序而又推言之曰家之本在身乃恆言之所未及蓋欲人之務本也

右第五章

以上五章皆孟子之常言蓋聖賢千言

萬語雖其旨不一而莫不總括於此數言讀者詳焉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累世勳舊之臣

所謂世臣也得罪言身不正而不為巨室所服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

海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溢充滿也言世臣大家本以國為重而國人素所取信故其身

正而能保社稷則世臣大家心悅誠服推之一國天下人心所向亦莫不然故巨室既慕則其勢沛然德教之及無遠而不屆矣

右第六章

人皆知為政之難而不知其本無難為者也凡事得其本則末自從不得其本而徒欲治其末則不唯不得其本而併其末而失之矣蓋身者本也政者末也為人君者苟能修其身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天下莫不化矣若不然而徒欲治其政則人心不服凶兆自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

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

逆天者亡德以仁而言賢以智而言小大強弱謂土地甲兵之類言天下有道則不

仁者遠故道德為重而小德小賢為之役使天下無道則賢者隱故強大者得勢而寡弱者為之奔走皆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故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朱氏

日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入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

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

也言此以戒今諸侯不知畏天者也師大國謂

而反恥之猶弟子恥受師之命也其不智甚矣

此舉順天逆天一端而專戒夫逆天者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承上文而言小國皆恥受命於大國而不思所以至

於無恥者苟師文王則不惟免其恥不出數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四者故能以小國而為政於天下所以孟子特舉文王以為諸侯之師也朱氏曰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

王之篇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其數不但十萬天既命之令臣服于周天命無常惟德是親故也殷士之膚大敏達而可奉祀其宗廟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也孟子引之以證文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孟子又引孔子王之事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之言以起下文也不可為眾言不可恃眾為敵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

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言國君好仁則天下之人皆我親戚雖欲敵之而不可得也今之諸侯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言不知其方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孟子引之以明上文之意

此專言治國者之不可不師文王蓋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何役強大之有

右第七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亾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亾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顛倒錯亂之甚不可與告以善言所以亾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亾之道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

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孔子聽

歌因謂門人曰：水之清濁皆有以自取之，非自外至也。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承孔子之言而言人之見侮家之見毀國之見伐皆自取之而非人之所為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說見前篇。

句句的確亦孟子之常言

右第八章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仁則得民之心，不仁則失民之心。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得

心之道在於為之，與利除害，其所願欲者，與聚之所厭惡者，勿施而已，是所謂仁也。民之

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廣野也。言

歸仁其勢亦如此。故為淵，馭魚者，獺也；為叢，馭爵者，鸛

也；為湯武，馭民者，桀與紂也。釋名云：獺形如貓，居水食魚，鸛鷀之

屬能食鳥雀，以淵叢喻湯武以桀紂喻桀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則諸侯皆為之馭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諸侯

苟施仁政則不仁者皆將以歸之如湯武之得天下是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艾。陳久為良言七年之病其根已深而三年之艾乾之未久者不足以愈之。今之諸侯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亦猶以三年之艾灸七年之病豈可得乎。然以陳久之艾前已不畜而今亦不為畜則艾終不可得而病亦不可愈焉。以喻向不嘗積德而不肖志於仁則仁終不可得而必陷於艾。雖自今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已。

右第九章

此王道之至要。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浚得此章之意。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暴其身者，不肖也。自棄其身者，愚也。

也。人不知禮義之可尊而非毀之，是自害其身也。雖知仁義之為美而自謂不能行，是自棄其身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安宅說見前篇，義者人之所由而行，捨之則不可以行，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也。由，行也。朱氏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出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此孟子言性善之張本

右第十章

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其宗旨，而又倡性

善之說者，蓋為自暴自棄者而發明己性之可以行仁義也。自暴其身者，禮義不足行；自棄其身者，仁義不能行。此天下之通患也。苟實知仁義禮智之良，固有於己而不可須臾離也，則孰敢不為之耶？人知嘉穀之可以為食，則不暴殄焉；知珠玉之可以為寶，則不慢棄焉；況於己之身乎？故性善之論，專為自暴自棄者而發，非徒論其理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朱氏本作爾○
邇近也道者人之
道而已何遠之有事者人之事而已何難之有
但患人之自以為遠為難而不肯為而已耳若
夫平天下雖若遠且難然不過彝倫之得敘而
親親長長在彝倫為最近則豈非邇且易乎

右第十一章

張氏栻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
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
己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
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

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
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
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言為君上所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
反求其身而未能誠實猶不免有尤人之意也
不明乎善不明知善之所在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聖人之德自然而實者天道之所以行
也賢者之學思而能實之者人道之所

也。以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動，謂獲於上，信於友，悅於親之類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亦見中庸及家語哀公問政篇，乃孔子之言也。豈孟子嘗誦之，以傳門人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

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天下

之大老，對一鄉一國之老而言。凡為子弟者，皆視父兄之所為以為向背。若二老，本難致者，而

今來就其養，則文王得天下之心可知矣。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之政，必先蘇寡

餒者。朱氏曰：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石第十三章

王道以善養老者為本，善養老者而後

足以見仁民之有誠矣善養老者文王之所以得天下之心播棄犂老殷紂之所以失天下之心後之人君其可不監於茲乎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斂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富國者害民而未至殺人其罪輕強戰者必多殺人其罪重故罪不容於死死有餘罪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夫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夫之趙氏曰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也朱氏曰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右第十四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王者體之以治天下故其道曰王道其政曰仁政古帝王傳

國皆數百歲子孫血食永世不替者順
天之道也後世務強兵而不能永其祚
者豈不以好殺之甚而逆天之故乎天
道報施實不可誣也○董氏辨曰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
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
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
國之功固可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

民之罪不可逃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良猶良知良能之良言直惡而無偽也眸子目瞳子也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言徒聽其言
聽其言而亦觀其眸子則其實不可匿也

右第十五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也順猶以順為正之順
也言恐人以己為侮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七

奪故務飾其聲音笑貌而順從人之意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有恭儉之實而後有恭儉之事不容以偽為

右第十六章

此章專為時君假竊恭儉之名者而發蓋恭則賢人親儉則民生安故以恭儉為人主之美德也自漢以來唯以漢文帝為恭儉之主難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姓髡名齊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援救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

而知其輕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

重者也今天下大亂夫子當從權以援之而徒守先王之法者何哉曰天下溺援之

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援天下當以

道苟枉其道則失所以援之之具今子欲以天下比嫂而同之誤矣

右第十七章

張氏枳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

也。冕曰：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先儒謂反經合道為權，或謂權以濟經之所不及，俱非也。據此章，權當以禮對之，而不可以經對之也。蓋禮有時而窮，則權以通之；及其合于道，則一也。豈反經而有道之可言哉？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君子指孔子，觀蔡之問之語，可見矣。蓋據陳亢問伯魚之事而言之也。不教，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

父子主恩，故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賊也。謂賊恩也。夫子指父也。父責其子，子亦以此責父，則父子相離，故曰相夷也。本欲其善而反惡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言非惟孔子為然，古之人皆易子而教之也。

右第十八章

聖賢之重天倫如此。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言事君事長皆所謂事者，而不如事親之大。守國守官皆所謂守者，而不如守身之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

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朱氏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此明事親者事之本，而守身者又其本也。乃

聖賢之常言，千古不易之確論。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已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皙名點，曾子父也。徹，去也。請，所與先意承志者也。必曰有者，恐違親意也。曾

元曾子子也孟子言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志事親者當以曾子之養志為法也○或曰曾子養曾替以下與上節文不相蒙當別為一章愚謂據此則當有孟子曰三字

右第十九章

養口體者其事淺而養志者其意深故養志者孝之至也先儒曰子之於父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

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可謂得孟子子之意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與間之與朱氏本無○趙氏

君用人之是非本不足過責政事之得失亦不足間非唯有大人之德則至誠感動而君心之非自正善人用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而政事舉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者言君之所行事

之政係於君之一心君心苟存仁義則其本既正其本既正凡事莫不正而國定矣是大人之能事也

右第二十章

此章專責事君者居仁由義以修大人之德而明其要專在於己之德望足以弭其邪心而不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諍之際而已也蓋後世為人臣者徒知以言議論說為事而不知苟不修其本則更一事一事又生革一弊一弊又萌將不勝改焉故天下之事在修其本而不在修其末在務其大而不在務其少

是以輔相之職格君心之非為本而格君心之本在於自正其身焉然則為人

之臣者亦可不自重其身乎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無所譽是謂不虞之譽心求自完而反得毀是謂求全之毀學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也故君子之取人亦不以毀譽之言定人之臧否而必觀其實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朱氏曰人之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

俟有責而後不
敢易其言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右第二十三章

學以好問進以自滿退好為人師則是
既自足而不肯下人豈能有進乎此人
之通病而聖賢之深戒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齊
倖臣樂正子乃從之行故舍館

定而後見孟子是非責其不

曰克有罪

樂正子
自悟失

身匪人故謝
過服罪也

右第二十四章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
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
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

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徒但也。舖食。啜飲也。樂正子既服其罪。故孟子復正其罪。而切責之。

子既服其罪。故孟子復正其罪。而切責之。

右第二十五章

樂正子。孟子高第也。而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今乃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亦似乎忘道義之所在。而未脫世俗之心。在學者當深罪焉。此孟子之所以切責之也。亦可見樂正子之可與言。而後與之言矣。

責之也。亦可見樂正子之可與言。而後與之言矣。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故不告而娶。蓋無後之不孝。其罪大也。不告而娶。其罪小也。故君子曰。猶告。與告同也。孟子不自斷之。而引君子者。蓋重其事也。

故不告而娶。蓋無後之不孝。其罪大也。不告而娶。其罪小也。故君子曰。猶告。與告同也。孟子不自斷之。而引君子者。蓋重其事也。

右第二十六章

聖人之於事也。審其輕重大小。而千變

萬化莫往而非道焉。婚姻之道，人倫之重者也。故必告父母以正其始，然有時而勢不能，則寧廢其禮而不忍其無後。此所以舜之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豈拘儒曲士之所能窺測也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之德大矣，然在人則不出於事親，從兄之間。此仁義之實在我，可見者也。有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與。亦此意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言其實則不過知仁義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為人道之極而守之不去矣。

者是也。節品節也。文，文章也。言禮之於事，非復者而為之。一端然言其實，則亦不過節文。仁義二者，而為之。差等矣。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油然發生之意，生則惡可已，謂猶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也。不知手舞足蹈，感動之至也。言樂之聲容節奏，雖極其盛，而其實亦不過樂此二者而已。蓋仁義二者，人道之本，而樂之則此心油然而自不可遏止，乃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章生字最有意思。蓋樂則生矣，憂則枯矣。譬之草木，生則日長，不巳，枯則日就灰滅。故曰樂則生矣，蓋仁義二者，人道之本，而聖人

由此以立教循此以為導萬世猶一日生之謂也

右第二十七章

人道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也智以知之禮以節之樂以樂之三者皆所以維持之也而孝弟者吾心固有之善而仁義之實也苟由此而充之則仁立義行而盡人之所以為入之道眾善百行畢歸于此故曰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之言不我欺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

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言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惟以致親之豫為樂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得乎親謂不為親所得也不順乎親謂與親之志相悖而不同行也不可為子者不能共為子之職至於不可為人則非人也不

瞽瞍之頑能底其豫蓋順乎親之至也瞽瞍之頑能底其豫蓋順乎親之至也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

定此之謂大孝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人知己之所以事親者未盡其道莫不勉

而為孝故曰天下化於是父子之間莫不感化
務盡其道無復異論是之謂定也大孝者謂非
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使
天下之人各盡其孝也

右第二十八章

不可為子其罪固大矣至於不可為人
則其惡不可言也何者既不可以為人
則此亦禽獸耳雖有他美而不可贖焉
蓋飲食供奉左右使令者子之職也聖
人不以此為足盡孝而必以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為孝之終可知不可為人

之罪其惡最大矣所謂舜盡事親之道
者亦盡所以為子之道而已矣非謂飲
食供奉之類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皆
莫不本於此而孔孟之論治亦莫不以
為要學者審焉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
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地之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世宗堂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朱氏曰：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趙氏曰：揆，度量也。言聖人之出先後雖異，而其揆無不同也。

右第一章

當時諸子蠡起，人人異道，家家殊說，莫能相統一焉。孟子斷之以舜文之事，言舜與文王地之相去，若此之遠，世之相

後者此之久，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諸子紛紛莫能相統一者，其是非得失於是乎定矣。而所謂其揆一者，何哉？蓋聖人之道，仁而已矣。舜之命十六相，文王之治岐，皆莫非所以仁天下也。至孟子語三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亦斷以仁，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從可知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大夫。

夫公孫僑也。秦洧，水名。子產見人，有冬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渡之。孟子曰：惠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七十一 古義室

而不知為政孟子譏其有惠民之體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枉方橋也徒枉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時至此而既有橋梁蓋先其未病涉而預為之備也孟子因乘輿渡人之事舉王政之一端以明其不待施小惠而及于人者廣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

濟之平者無不周遍之謂朱氏曰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

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為政者不行小惠欲每人而悅其意則煩勞瑣碎日不暇給矣

右第二章

此為子產不知為政之體故舉王政之

一端以明之耳若要其至則所謂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子產固

惠人也然不知為政之體况王政乎○

先儒多據左傳史記以解語孟故彼此

抵牾有不相通者若子產之事據左氏

則其政固似過猛然孔子亦稱惠人則

孟子之言尤為可信大抵尚論古人者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七十一 古義室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國人猶言路人也芥草芥也言踐踏之也宣王之遇臣素無恩禮故孟子告之以此蓋言報施之道自如此

當據語孟以為斷而其他記傳不盡可信從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國人猶言路人也芥草芥也言踐踏之也宣王之遇臣素無恩禮故孟子告之以此蓋言報施之道自如此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王疑孟子太甚故舉為舊君服之禮問何如則可為服乎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

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朱氏曰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

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謂拘執其親族也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也

右第三章

有納諫之君而後有盡諫之臣有受善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三十一 古義全錄

之人而後有責善之友。由此章觀之，則見齊宣王亦有可與言之資。况觀其待孟子以賓師之位，得待甚喜，則亦有為之君也。此孟子所以三宿出晝而日望之也。然不能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實信而用之，不亦可惜乎？○張氏

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無道之君為暴，必有其漸，無罪及大夫，故君子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右第四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重出

右第五章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似禮而非禮似義而非義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世以為禮義而實非禮義故大人不為也

右第六章

大人道大德邵不為世撓不為俗拘確乎有不可拔者也若夫內輕者必避嫌苟有避嫌之心則雖知其非禮義而世俗之人以為禮義或不能弗為大人豈為之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

父兄也

中以質言才以能言其質中行者能得人之信其才明敏者能過人之過故樂

有賢父兄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

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言所貴乎賢者為其能使人之不正者正也若

為父兄者以子弟之不賢難教而遽絕之則其所為賢者何在故言與之等也

右第七章

此章專責成賢父兄也蓋為人之父兄者未有不欲子弟之賢者也然急迫以求其成旦夕以責其効則子弟多苦於難堪反至激成其過世之稱中且才者

大類如此而於不中不才皆謂之養則欲其平生薰陶漸摩不覺自入于善也苟急之而致敗焉則賢不肖之相去亦不遠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

釋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右第八章

大凡世之負氣傲才者其心自以為吾能濟天下之大事人亦多以此稱之殊

不知能濟天下之大事者非其平生有守有養於義之可否雖一小事不敢放過者不能不然者志既不堅所守亦疎適足以壞大事豈能得濟哉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不稱人之善而好言其不善者世之通患也如此之人必不能無失言之責夫子所謂惡稱人之惡者亦此意也

右第九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

此舉聖人之常行以示學者之則也蓋為過高者發

右第十章

伯夷聖之清也舉世無一人可者柳下惠聖之和也舉世無一人不可者皆不免流乎一偏而為已甚惟夫子之德渾然無迹隨時而中猶天地之化四時代序而人不見其迹此所以為不為已甚

也蓋非敢不為已甚亦自不至於為已甚若謂有意不為已甚則不可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從義之所在故無信果之可名而信果自在其中矣

義者人之大路也信果行之確也苟由義而行則酬酢萬變各適其可不期信果而自莫不信果焉若不由義而但期於信果則行而不知止止而不知行亦硜硜然小人而已耳大人豈為之哉

右第十一章

此章及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章俱文義明白無難解者但其事甚重孟子學問意脉之所在學者宜深察諸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無伎倆無智計詐亦不逆不信亦不億及乎其長俗習物化無所不至但大人雖年強齡長酬酢萬變而能不失此心耳

右第十二章

孟子嘗稱舜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

見之矣此舜之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君臨萬邦黎民時雍亦皆此心之推爾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養生者謂奉養其生也送死猶言授命也言臣之事君務養其生者不足以擔當大事惟愛君忠國自忘其身而後足以當之也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君子淡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言君子不求速效不騖高遠而必造之以道者任其自得而不催促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淡資之淡則

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謂自安其所而無外慕之心也。資猶藉也。資之深謂資用愈足而無虛竭之患。如古入所謂如有所神助是也。左右身之兩旁言其近也。逢猶值也。原與源同。言道為己之有而不與我相離也。猶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非止無虛竭之患而已。皆由自得所致也。

右第十四章

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深得此章之意，蓋人之為學也，不行不足以為學，況其學如捕風捉影而無有於心，豈得能成哉！此君子之所以深造之，以道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君子博學於

文而詳說其義者，將以反說其約，本非為誇多而鬪美也。

右第十五章

天下之言，至於約而極矣。蓋欲造道之極者，非至約不能得之。然非博學之，則不能詳說之。非詳說之，則不能為至約之言。有至約之言，而後道之極可造矣。非徒博學詳說之為至也。若孟子之論王道，橫說豎說，千變萬化，出之而愈不

竭然而要其歸亦不出于一仁字斯之謂說約後之學者動欲以言論著述益廣其說不亦左乎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者謂行善以致人心之服也以善養人者若制民之產申之以孝悌之義是也

右第十六章

以善服人者，霸者之事也。以善養人者，王者之德也。以善服人者，有意於服人。

故人不_レ服焉，以善養人者，欲人皆善而無意於服之，故天下自不得不服焉。誠偽之所分，其效有霄壤之異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不

凶惡之謂

此言凶、凶、喪亂之言，人之所惡聞，然皆無其實。苟聽蔽賢之言，則敗亡之禍必至，不祥之實孰甚焉。浚明蔽賢之言，其害尤大也。而人徒知諱凶、凶、喪亂之言，而不知惡蔽賢之言。

者非不知之甚也乎

右第十七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混混水流貌不舍晝夜謂流而不竭也科坎也盈科而後進謂經歷而進又申其不竭之意也放溢也言有源之水其勢日長而不已自放溢于四海也以其有似君子之道故夫子取之云爾源泉之水至微也然進而不已必放乎四海

學者之於志至小也然積而不倦則其道大被于天下聖人取之其有旨哉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言無本者其盛不足恃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聲聞名譽也言名譽過實者猶無本之水故君子以為恥

此孟子解夫子逝者如斯之言云然非因徐辟之病而言之也

右第十八章

孟子之言每有取於流水即夫子亟稱

於水之...或以火之始然喻四端之
心或以草木萌蘖喻良心之生嘗曰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其論道論德論心論
學皆莫不由是而出而後之諸儒或以
明鏡止水喻聖人之心可謂謬矣且孟
子不曰進放乎海而必曰放乎四海與
所謂塞于天地之間意同蓋言擴充之
功不可限量不徒盡己之性分而已也
非後世性理之說之所能盡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言人之與物同生於天地之間嗜欲動靜本無太異唯

人也得仁義之良心以生物則不然為異耳衆人不知其為己有而去之君子能知其主於我身而存之蓋存則為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人倫說見前篇察著也言舜能明庶物而庶事惟熙察人倫而百姓昭明其所行自莫非仁義

右第十九章

上古之聖人有以勸礪廣大無爲自化

為道而不切於人倫無益於天下國家
之治者故堯以允執其中命之於舜所
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者乃舜之所以能承堯之言也
與夫專以無為自化為道不以仁義為
務其事夙別此所以為萬世之法程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趙氏曰旨酒美酒

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也儀狄作酒禹飲此一正一反說下文倣此湯執中立賢無方方猶類也無方對執中而言猶言無類也執中則兩端兼舉而無所捨至于用人則惟賢是立

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

通用言周道已至矣而望有道之世如未之見蓋視民如傷則用意似卑而望道未見則存心太高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邇者人矣而不忘者是其德之無內外者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言上四條之事或有與己之所行齟齬不合者則思之思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其急於行如此

此承上章言舜之事而論之歷敘羣聖之盛因事而顯者如此

右第二十章

先儒謂堯舜以來聖聖相承皆以中而接道統之傳然詳此章孟子歷敘羣聖之德各舉其盛而未嘗言以中接道統之傳且觀其於湯獨以執中稱之而不以此稱他聖人則知以中接道統之傳者非孔孟之旨也又云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愚謂此亦非也聖人亦人焉耳安得人人皆同雖天地

之化有豐年有歉歲年年不同歲歲相異雖歷千歲之遠不得一日同焉奚獨於聖人疑之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迹謂先王之遺澤也作興也先王之世人淳俗厚其美刺好惡率用直道言之者不諱聽之者不怒所以為厚也人亦據以傳之世逮春秋此風遂衰美刺之實隱於天下於是魯之史官特舉周公之禮經以著其善惡之迹此春秋之所以與詩相為表裏也

古者無編年之史國有大事則史官具其本末以為一篇之書若典謨誓誥之類是也其

具時日以著善惡之迹者蓋肇於隱公之時故曰春秋作所謂作云者自作與之辭與言成春秋自別矣或謂感麟而作或謂文成致麟皆附會之甚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趙氏曰乘者與於田賦乘

馬之事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意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晉韓宣子所見者是也雖善惡併書其實記亂臣賊子之惡而欲示之於萬世三國史皆然故曰一也

或曰古列國史皆稱春秋獨魯春秋由夫子

顯焉而他春秋不傳然據孟子之言則知其時唯此三國有史而魯獨稱春秋他國未必

盡然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王法已衰五霸迭

特舉之史史官也言春秋據當時之事實而出於史官之所筆本非有艱深難明之事孔

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謂春秋記善惡

取謙辭言春秋之義有合于聖人之意故夫子取之以列之于經今左氏所傳春秋是也

此亦承上章通言王者之事蓋春秋之作實關係天下萬世之名教故特言之

右第二十一章

按左氏傳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春秋之書其發凡起例皆周公之舊法而夫子以前既為魯國之一經暨乎夫子取之而永為萬世不刊之典猶日月之麗天萬古不墜嗚呼大哉而古今說春秋者莫明於此章亦莫正於此章獨左氏之傳自

合于孟子之旨若公穀諸傳可謂誣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澤餘澤也言其及子孫後裔者子未得為孔

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蓋謙辭言子雖未得親受業

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有能傳其學者故吾得聞孔子之道而私竊以自善其身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周孔以見其承羣聖之後以道自任之意

右第二十二章

以上四章總敘羣聖人之事而特於舜首揭仁義二字蓋明自舜以至周孔皆以是為道也而見其平生所論皆不出於仁義二字則所謂私淑於人者最可信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謂事之兩端必有一是也取傷廉上當有不字言不取固廉然可取而不取則害於廉若作取傷廉何待孟子之言亦何容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疑

右第二十三章

此論世俗悅其名而病其實之弊也蓋廉之為廉在於可取而取不可取而不取若槩以不取為廉則不得為廉惠之於與勇之於死皆然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是傷廉也冉子為子華母與粟五秉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故君子在可否之間義之不可不精如此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逢蒙人姓名羿有窮之君左氏稱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寒浞又殺羿而代

之則與此異矣或曰古者名善射者為羿堯時亦有羿善射則此與左氏所載各是一事也愈猶勝

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宐若無

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孟子引公明儀之罪但可謂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欲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

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

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

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果如

此則必無
逢蒙之禍

右第二十四章

子濯孺子之於尹公之他知人之明也
尹公之他之於庾公之斯取友之正也
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負其師之
厚也俱可謂奇士矣宜孟子之取之也
而先儒以謂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
其事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
耳愚謂不然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養之蓋古者道重而
祿輕故尊師與君同孟子取庾斯之義
豈可為無足論者哉觀鄭人使子濯孺
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則其事固
非係國之存亡者追之可也發乘矢而
後反可也後儒者不惟捨庾斯之義亦
議孟子之言太刻矣哉至若國之安危
在此一舉亦當別論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

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雖有惡人齊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喻

此章猶詩六義之比凡取人之法唯其德之

求而族姓之貴賤世類之美惡固所不論也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故猶莊周所謂去其故與智之故蓋故常

相因之義謂有所因循而然也利便利也孟子言見天下論人之性者皆故常相因之說而已矣本甚淺近無足取者然故常相因之言皆以便利為本雖若出於其私然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者然則天下之言豈可忽哉

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言有所惡於智

鑿而不知因自然之為不可易也如禹之治水皆隨水勢之所趨導之而未嘗以私知造作是謂行其所無事也聖人之於智亦如此孟子取於天下之言為是故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日至者謂冬至之日造曆者必以上古十一

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言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之於故常造曆之法則雖千歲以後之日至亦可坐而得言其易也此故常相因之說所以為可尚也

此專譏當時論性者務為穿鑿而不知求之於故常相因之說也夫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夏葛冬裘以趨時宜皆故常相因之事而莫不以便利為本然此乃萬世不易之常豈可穿鑿而得哉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之論性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皆莫非其故而傳之萬世莫之能易也至

如告子論性渺茫迂怪愈駭愈遠求之於人心之故一無所合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正謂此耳苟能行其所無事則智之為道亦大矣然智者多失於鑿此孟子所以取於故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

右師王驪也言弔者多不知禮右師初入門有受歷衆人之位夫進而與右師言者既就位又有就右師之位與之言者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為簡，不亦異乎？
歷，夏涉也。位，他人之位，次也。階，位也。言惟得與其左右相揖而不得踰位相揖也。禮，由朝廷出故。孟子引之如此。

驩固小人也。然孟子亦不浚拒之，但不阿諛而已。因驩之不悅，亦以禮答之。其言直其道順，此聖賢待小人之常法也。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存心之本，禮者存心之防，謂修仁禮之德以存其心也。以此存心，是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空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盡己心之謂忠。我必不忠，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未盡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奚擇言我與此齊而無用揀擇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投也。是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自反故無一朝之患也。終身之

憂見下文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鄉人鄉里之常人也。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故曰為法於天下又引舜之事以明反求之法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亾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言君子之行必由仁禮故

不以一朝之患為患也

右第二十八章

存心二字孟子之常言蓋仁義禮智天

下之道故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謂

以仁禮存此心而不失也若宋儒以仁

義禮智為性則是以心存心猶言以且

觀且不可為言於是強加一於字遷就

其說曰以仁禮存於心而不忘也可謂

牽強不通盤乎孟子之旨甚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當治平之世。不極亂之世。當出拯其溺。而不出兩者。皆嫌於不賢。故引孔子之言而斷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言聖賢之出處。其迹雖異。其道則同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喻禹稷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

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

此專為顏子而發之。蓋禹稷得堯舜為君。而其澤施於天下。人信其德。顏子窮居陋巷。而其迹未顯。不免人之有疑。故孟子與禹稷併論。因斷之曰。易地則皆然。

右第二十九章

夫道一而已矣。然有陰則有陽。有剛必有柔。並行而不相悖也。譬諸器焉。其大小長短。雖為不同。然至合規矩。則一也。

禹稷之憂世。顏子之陋巷。其迹雖異。然皆各隨其時。而盡其道。非有二致也。學者能達此義。然後知聖人之道無窮。而天下之理不可執一。而論也。苟取其一二。而捨其一二。泥其迹。而昧其義。則不為楊氏。必為墨氏。可不審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

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

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

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從與縱同。戮。羞辱也。狠。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言章子本非不孝。但其平生父子責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

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言責善。以怒。故在朋友則可。在父子則不可。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

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朱氏曰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也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右第三十章

孟子於匡章解其非不孝可謂衆惡之必察焉於陳仲子辨其非廉可謂衆好之必察焉可見聖賢之論人瑜瑕不掩唯取其當自與世俗偏見者異矣凡論人者當以此為準○唐氏順之曰其責

善於父失幾諫之道固章子不是處然志在欲父為善也而得罪之後又知自罪則又與愬然忘親者不侔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舍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

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且

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以居師賓之位故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彼去君誰與守子思時仕于衛言其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此亦專為曾子而發之子思之在衛於義盡矣固無可疑者也若曾子之在魯嫌於無勇故與子思併論以明之蓋聖賢之於事義雖或殊而道則未始不同也

右第三十一章

儲子曰王使人闕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闕竊視也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言我亦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聖亦與人不同苟異於人則非人之道矣

右第三十二章

不知道者視聖人猶天之高進道若登

天然齊王使人矚孟子亦不知道故耳
夫道一而已矣外仁義別無所謂道者
也雖彘舜豈有異於人哉若以異於人
求人則妄自尊大者得進而必失有德
之人以異於人自求則反常自亢之心
生而必反君子之道故曰人之爲道而
遠人不可以爲道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
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
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從外來矚其妻妾良人夫也饜飽也顯
者富貴人也施邪施
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訕怨罵也施
施喜悅自得之貌蓋謂有妻妾而處室則亦非

乞丐之類而其所為如此故妻妾誦之而相泣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孟子言今之諂求富貴利達者自君

也朱氏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

右第三十三章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

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

與斯人何以異哉薛氏蕙曰乞墦之事

人皆恥之而不為乞墦之心則學者或

有之而未察無是事未足言也無是心

則善矣

孟子古義卷之四終

孟子古義 卷之四 五十一 古義堂藏

孟子古義卷之五



伊藤維楨 述

萬章章句上 凡十章

此篇專論聖賢之事實，旁及出處進退之辨，非後世驚虛遠尚空理者之類。蓋戰國之時，聖遠道湮，橫議之徒，厚誣聖賢，幸以此篇之存，而後世得知聖賢之為聖賢，則其有功於學者，最大矣。蓋萬

章之所記云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仁覆憫下謂之旻天言舜嘗耕歷山呼天而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親

過大則不能不怨愛親之深者必慕皆孝子之至情也萬章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而勞

不怨者謂親之過小者若夫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所謂愈疏者而非孝子之心萬章不達其義

故疑於舜之怨也此四句今見戴記蓋古語也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孟子引公

明高答長息語以對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

高曾子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孝子之至

情唯聖人能存此心故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怨無愁之貌孟子解公

心不若是是愁然曰吾事已畢若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且奈之何愚謂怨字下疑當有日字

夫子論詩曰可以怨後篇亦曰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蓋怨者人情之所不免而親

愛之未絕者也若當怨而不怨是以途人視

其親而不與己相關孝子之心安在哉宋儒

以無情視聖人之心而以明鏡止水為其本體故疑乎舜之怨其親因釋怨慕二字以為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可謂鑿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前言舜怨

父母此以下乃言其慕父母之甚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狀也孟子言舜慕親之心豈特歷山耕田之時為然反堯將以天下與之極人情之所願欲宜如無憂而猶且如此此言終身慕父母之深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

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

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

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述舜之心以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艾美好也君得也熱中躁急心

熱也言五十者舜喪父母時蓋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右第一章

能盡人道之極而永立萬世之法唯聖人爲然如舜盡事親之道天下無復加是也夫孝者天下之至德終身慕父母孝之至也孟子論舜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又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可謂誠知舜之心而能發明得盡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信誠也

誠如此詩之言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

懟怨也言廢人之大倫則雖子亦不能無怨父母之心故不告也此舜之所以善處

人倫之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

趙氏曰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此言堯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道也

右第二章

此章舊本連下文為一章今詳文勢與上章同意而下文別起端故分為別章使與前後諸章各以類相從而而不相混云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已與完治捐去階梯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浚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績功也干盾戈戟也弼弼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鬱陶曰奚而不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忸怩慙色也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言舜非不知象故隨其憂喜而憂喜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無所容心蓋仁之至也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朱氏曰：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罔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故舜實喜之，何偽之有。

帝使九男二女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豈得使舜完廩，浚井乎？象亦豈得有欲殺兄

而使一嫂治其棲之志乎？其事之必無，斷而可知矣。若區區與之論其有無，則是迄無了期。故孟子之答之，直隨其詞以論其理，竟不辨其事之有無也。答告子杞柳湍水之說，亦此類耳。若下文堯北面朝舜，及伊尹以割烹要湯，則是其偽安難易知，而或啟後世之惑，故直明其誣，不在此例。

右第三章

宋儒說仁，專以理論之，其論舜之心曰

人情天理於是為至。垂孟子之意最甚矣。夫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舜之於象，蓋仁之至，義之盡，而人倫之極也。人情天理之說，豈足盡舜之心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以似似也。有罪而放之，故謂之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流徙也。共工，人名。三苗，國名。殛，誅也。鯀，禹父名。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萬章疑舜欲誅不仁而除民害，則象至不仁，當先誅之。今封之，於有庠之地，虐其民，何用心之不公耶。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宿，不藏怒，不宿怨，形容其親愛之深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象雖至不仁。亦不得虐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源源若水之相繼。言來之不絕也。以見舜親愛象之深。而非放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有庠。謂象封為有庠之君。奏以言。明試以功。舜之接象。不待諸侯朝貢之期。亦不必以政事之述。而時接見之也。此古尚書逸篇之辭。孟子引之。以蓋源源而來之意。

萬章所問。皆人之所必致疑於聖人。而非孟

子之辨。孰能知聖人之仁。與天地同其量。而非常人之所能窺測也。

右第四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攣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古語及孔子之言。皆當時無父無君者假之以行其私耳。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堯老而
 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
 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堯典虞書篇名，此語今見於舜典，蓋以古文尚書分堯典為中一篇，故也。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落，死也。遏，止密靜也。八音，謂金石、絃、匏、土、革、木也。孟子引書及孔子之言，以證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但攝行天子之事也。

此明舜不臣堯之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率，循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蒙不曉詩之意，故孟子就下文所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釋其意，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勞苦之而不得養父母乎？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字也辭語也逆

各周宣王憂旱之詩也亦獨立之貌遺脫也言

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

一句而害設辭之意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

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

周之黎民真無遺種矣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

之至也豈有使之北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也謂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語今見古文尚書大禹謨

謹恐懼之貌允信若順也言信而順之也朱氏

曰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

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明舜不臣瞽瞍之事

右第五章

萬章成丘蒙之所問皆當時世間傳播

之俗說不知者或因是致疑於聖人故

孟子皆據詩書而力辨之由是觀之則

知除詩書論孟所載外國策史記等所

記事之可疑者皆出於傳會之說不必可信學者闕之可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言德合天心然後能得有天下雖天子不得私以天下與無天命者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問也諄諄然命之乎詳語之貌曰否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以天之所受而而言事以民之所受而言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

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顯也言下不能使上必用之惟若舜為天人所受曰敢問

是堯如其意之所欲而天實受之也

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

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明天與之之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在冀州之南。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謳歌歌其德也。

此又備言其攝政之久。與朝覲訟獄之歸。以

申明為天人所受之實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言天以民心為心。故視聽皆自民。

此引書以證民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意。

右第六章

堯雖欲以天下與舜。然民心不歸之。則亦無奈之何。天下之民歸之。即天與之也。非堯之與之也。故於終引泰誓以明之。其有旨夫。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聖人視天命之所在而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陽城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

也此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故堯舜之子不肖有天下而舜禹得有之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故啟有天下而益不得有之莫之為而為者謂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莫之致而至者謂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此孟子解舜禹益之事如此蓋禹之薦益於

天猶堯之薦舜，舜之薦禹，三聖之心豈有異乎哉。唯禹崩後，民心不歸于益而歸于啟，此啟之所以繼世而王，而非禹之有意與子明矣。大凡謂之天者，對人而言，非人事之所與而自然而然，故謂之為也。謂之命者，天之所命臨時而至，故謂之至也。孟子於舜禹與啟之所以有天下而益之不有天下，皆言天而不言命，蓋重其事，爾非臨時而至之類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

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言仲尼之德雖賢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繼世謂繼父而王也。如桀紂雖亦繼父而王，然其德不能以保天下，故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益之不有天下，事詳於上文，故此特言伊尹之

事以起下。文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由。趙氏曰：天下湯之太子未立而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子也。先儒不察古文尚書之偽撰，以太甲接湯，非也。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在艾治也。亳商所都也。
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言周公之不有天下亦以遇繼世賢君故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出於天命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安故曰其義一也。

右第七章

堯舜傳賢禹傳子，先儒所說不一。由孟子之言觀之，則禹繼堯舜之德，薦益於

天而初無與子之心，但啟賢而益相禹不久，故啟嗣禹而有天下，而益不與焉。非禹之棄賢而與子也。後儒者或謂為天下與子者亦非也。其後上無堯舜之君，下無舜禹之臣，故不復有讓賢之舉而遂家天下，蓋時也。勢也。是即天也。故曰禪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朱氏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

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華國名堯

舜之道者謂堯舜治天下之道即仁義而已矣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一介千駟極其大小而言言其辭受取與皆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

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幡反也與翻同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者知有道也覺悟也言

知道之明且徹也斯民者言使道明於天下

也聖賢之於斯世皆負天之責任而生故曰天

使之也

此引伊尹之言以明其無以割烹要湯之事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內與納同夏桀無道

伐夏以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

天下者乎朱氏曰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

何以正乎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

然要其歸則在潔身而已伊尹豈宜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

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

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此推伊尹之心以斷其決無割烹要湯之事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

猶言天討謂順天心而討之也造作也牧宮桀宮也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湯之誅伐無道以除桀為先故言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也

此推伊尹之心以明其志在伐夏救民而不

在富貴利達也

右第八章

聖賢之心雖如難知然要其實則亦易

知何者非仁不為非義不由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而不為此其所以
易知也孟子明伊尹之心於千歲之下
其言確然而不可易蓋為其本易知也
後二章倣此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瘠環有諸乎癰疽瘠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或謂孔子

主之以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好事求進也

造言生事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

義無命也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言孔子平生處己禮

可就而進義不可則退至於其得與否則專委之於天豈因癰疽侍人以要君哉蓋禮在君而義在心故下專言無義也

此舉夫子平日言行以明其無主癰疽侍人
之事蓋禮義在人而命係乎天故有義而無
命者有矣有命而不須言義者有矣如使夫
子階匪人以求進則是不知義又不知命也

故既曰無義而又曰無命先儒謂人事盡處
即是命此義命混合非聖賢之意矣且曰中
人以上不消言命孔子言命為彌子景伯等
而發亦非矣據此章則知夫子平生於進退
得失之間每必以命斷之非但為彌子而言
也即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意乃學問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中人以上何得謂不言命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而不見悅於魯衛之君而

去桓司馬宋大夫向雖也司城貞子亦宋
大夫賢者也陳侯名周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
無諡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死在
齊衛無事之時豈有
主之難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朱氏曰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
其所為主與其所
主者而其人可知

此舉夫子之事君必擇所主以重明其無主
癰疽侍人之事或曰桓魋之難夫子嘗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而又微服而過宋

者何也。朱氏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間暇。所謂道並行而不悖也。其說得之矣。

右第九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莊周云：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好事者若周之徒是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

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隴皆國名，垂棘地名，出美玉，屈亦地名，產良馬，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實欲并取之也。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亾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反覆

而言奚之智能擇君賢能顯君將以辨好事者之說也自黨以成其君鄉
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趙氏曰鄉黨
邑里自喜好
名者尚不肖為也况賢
人肖辱身而為之乎

右第十章

甚乎漢儒之不知道也孟子論伊尹百
里奚之事直據事理以斷之明白的確
無復可疑好事者之說不辨自破而司
馬遷作史記猶襲用俗說者何哉若莊
周所謂亦是虛無之繆談祛之可矣儒

者猶稱道之陋哉○徐氏常吉曰孟子
序百里奚于列聖之後則知奚在當時
必有可觀今之所傳者皆食牛之故說
而或非其真也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橫謂不循法度，頑者貪昧無覺之意。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何事非君，言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伊尹以天下之重自任，而無所擇於治亂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者褊急瑣細之意，薄者苛刻寡恩之謂。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朱氏曰：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入速仕止各當其可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聖者行造其極之名任謂以天下為己責也當其可謂之時蓋天有四時日有十二時推移有度終而復始故以聖人變通不滯之妙謂之時非若三子之各偏乎一而不相通也

此舉三子之行折衷以孔子之事而言其去就進退獨得聖之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取樂之有始終以喻夫子之德兼全聖智也成者樂之一變如簫韶九成武六成是也集大成謂積眾小成而大成也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蓋奏樂

者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謂之始條理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謂之終條理二者之間脈絡貫通不相奪倫積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德兼始終而有之故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始而始之者智之明也知終而終之者聖之德也而孔子兼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而言射之至固在力其中專在巧而非力之所能及蓋智以始之則自有聖以終之之力徒有聖以終之力而無智以始之之巧則必不能得其中明孔子之巧力兼備非若三子各專其一而不能全體也智能始之而知其所弊聖能終之而極其所

至德之全也。三子者，知終而不知始，譬諸樂焉。有玉振之終，條理而無金聲之始，條理譬諸射焉。力有餘而巧不足，故雖得為聖，而不得為智。所以不免有清和任之偏。唯孔子既知其終而復知其始，譬諸樂焉。始而金聲終而玉振，條理兼備，集其大成。譬諸射焉，兼巧力而有之，故既得為聖而復得為智。所以為聖之時，此孔子之所以全其德，而三子之不及也。

右第一章

孟子每對舉伯夷柳下惠為說者，欲學者兼取二子之長，而到此又併論伊尹而斷之。以夫子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猶陰陽之相反，各專其氣而不能同。伊尹之任又在其中，而能兼全之者，孔子也。故以其平生所願學者而勸之，學者也。凡讀孟子論羣聖諸章，皆當以此意求之。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姓錡名衛人

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籍典籍也當時諸侯

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

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自天子以下為君者之爵凡有

此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言通天子諸侯

其君臣之爵各有此六等也此言班爵之制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言土地之差不凡有此四等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

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元士上士也畿內授祿

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者視附庸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

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之屬祿以代耕者

士與庶人受祿於官如田百畝之入可中食九人至五人也次國地方七十里
 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三謂二三倍之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二即倍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農夫食九人上夫食八人中夫食七人中夫食六
 人下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一

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之以糞按周禮草人掌土
 地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蓋家有貧富
 加糞不齊故有上農夫以下五等也庶
 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此言班祿之制

右第二章

孟子嘗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此以人之不可不擇而法之不
 可恃也然而國無城郭則不能以衛其
 人民田無隄防則不能以保其稼穡周
 家之制皆文武周公成王業致太平之

良法而斯民之城郭隄防也。設使孟子得位行道，其復之也必矣。蓋法廢則貪污之吏得行其私，而民先被其害；法存則不肖子孫尚得能保其籍，而民亦受其福。此孟子之所以諄諄為當時人君言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有所恃之謂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

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所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言惠公之於子思顏般亦不挾其貴而師友之也。王順長息皆臣之名。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入坐云。

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

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

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

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待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但卑

帝帝館甥于貳室公尊賢當實用之非徒以敬為至也不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日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即是王公之尊賢者而友德

之極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也言名分則用下敬上言道德則用上敬下當時但知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之為義而不知尊賢之為義故曰其義一也

右第三章

天下有達尊三爵尊於朝廷齒尊於鄉

黨輔世長民莫德為尊古之道也故有

尊王公之貴而友匹夫之賤若堯之於

舜晉平公之於亥唐是也及乎後世道

德下衰唯知以下敬上之為禮而不知

以上敬下之為義最重也故古之賢君必有友友其德故也後世人君無友不知尊賢也雖欲望治而可得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

接也問交際之心

孟子曰恭也

言所以表見其恭敬也

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交際之間有所卻而不受者人便以為不恭

何哉下卻之二字衍文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

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言於尊者

所賜之物不當問其初所得之合義與否若曰

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

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若以言辭卻之則既涉不恭但心雖惡其不義而於言辭則托之他事卻之如此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孔子

接之間有道有禮則雖不必賢諸侯卿大夫而受之可見聖人待人之厚處物之寬矣朱氏曰

交以道如餽臘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

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

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止也以兵禦人而奪之貨也言如

此而以禮餽我則可受其禦得之貨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

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閔強暴貌。讞受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莫不惡而殺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朱氏曰。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不可強解之。曰。今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也。比連也。言連合諸侯而盡誅之也。夫謂非其有而取為盜者。推其類至於義之極之名耳。非便以為真盜也。况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比非其有而取者。則又異矣。不可與禦人論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之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趙氏曰。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

聖人之所行。乃道之所在。若獵較。本鄙事也。然聖人猶且為之。蓋聖人不枉道以徇人。亦不違俗以為高。乃中庸之至極。萬世之法則。

也。史遷贊禹云：聲為律，身為度，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者，以

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以道為事，則當移風易俗，奚為獵較乎？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趙氏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

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愚

謂經文欠明。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

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

也。兆，卜之兆也。言夫子之所以不去者，姑卜道之可行與否也。兆足以行矣，而諸侯無果行

之者，故暫留，俟去未嘗有所終，三年留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朱氏曰：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按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

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孟子引此三事，以見夫子本不違

俗，其仕亦莫非為道也。

右第四章

一人能從之，而天下不能從，則非道也。

一人能行之，而天下不能行，則非道也。

故聖人不以天下之所不能從者求之於人亦不以天下之所不能行者強之於人以其非通乎天下達乎萬世之道也交際之禮人情之所不能廢者若必計其物所從來之合義與否而必欲擇其合義者而取之則天下之室非皆伯夷之所築天下之粟非皆伯夷之所樹其不至絕人離物與禽獸同羣者幾希此聖人所以澹斥之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

養也而有時乎為養君臣之義夫婦之禮人之大倫不可廢也故士之仕

亦有其道而非為貧也然道與時違至於不免餓餓則不得不祿仕如娶妻本以承宗廟廣繼嗣為本然不能親操井臼而

欲資其餽養者亦當娶妻為貧者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解為貧之義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

乎抱關擊柝柝夜行所擊之木也抱關擊柝監門之吏位卑祿貧者也言仕不為

道則其所居但當如此若不然則是貪位竊祿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

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

已矣引孔子之事以示貧仕之法也委吏主禾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

貌言以孔子之聖而其言止位卑而言高罪也
如此蓋取祿薄職易稱而已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言居卑者不可
以言朝廷之事
居尊者不可
不以行道

右第五章

此章為當時之仕者不行其道而徒求
尊富藉口貧仕者而發蓋欲為貧仕則
當辭尊富若居尊富則當必行道豈可
以為貧而仕自諉不事行其道耶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不仕
而食其祿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
廩餼謂之寄公士本位卑

不得與諸侯敵
體故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

受之
受餽與託諸侯其
義自別固當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君之於民固
有救其窮乏之道曰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周之則為民
賜之則為賓曰敢

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言賜有
常數惟

有常職者可受之士無常職而受有常數之賜
則是不知為民之分而以寄公自處故為不恭

也

此明士之於諸侯，可受其餽而不可受其賜。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穆公之事以明其餽可常繼之，但不可將君命，亟餽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則使賢者有亟拜之勞，而非養賢之禮。故不悅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如養犬馬者，亟呼之而使食，然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命臺。

來致，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舉，用也。孟子譏穆公不惟不能舉用，且不能終養安，可謂悅賢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孟子言國君養賢之禮，其初以君命來，餽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復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子思辭穆公之餽，為此故也。僕僕，煩猥貌。堯

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

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言堯之於舜始而養後而舉是悅賢之至也

此明王公養賢之道

右第六章

天下之善莫大於悅賢而尊賢者悅賢之至也然徒悅之非悅賢也徒尊之非尊賢也養之以厚而後見其悅賢之實崇之以位而後見其尊賢之實堯之於舜也以其所愛之男女其所置之百官

其所資之牛羊倉廩悉舉以附之可謂實悅賢矣然後與其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則可謂實尊賢矣雖唐虞之治必由尊賢而致則後之人君其可弗思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朱氏曰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庶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

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庶人之分

也往見則以庶人當為臣之禮故曰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孟子以為庶人之往見不徒非其分且不可應非其招之招故復以此返問萬章也

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答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又言召者君呼臣之詞天子猶不施之於師况諸侯而可施之於賢者邪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子引子思之言以申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怨在溝壑勇士不忿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又言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皮冠田獵之冠

也通帛曰旃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不賢人之招謂召之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失禮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失義孟子言以兩者觀之皆不可往見也欲見賢

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

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義在於心

故曰路言由此而行也禮在於君故曰門言開之而待賢者也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

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蓋士以不赴召為義當官以赴召為禮其義一也

右第七章

輔氏廣曰觀答陳代章知不在道從八

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

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言有其人則必有其友一鄉之善士則有一鄉之善士而友之
進而至於一國天下亦然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
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
誦通言學者之於業必誦詩讀書者是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上論古之人也論其世者謂審當時之事勢而論其得失也能如此則知古人自有所不可及而不可漫議也是謂能上友古昔之人非徒誦其詩讀其書之謂也

右第八章

此章專為學者不知讀書之方者而發
蓋誦詩讀書學者之通法然多據今日
之事勢而評古人之長短是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也故讀古人之書者當
如身處其時親履其事精神意氣與我
合併然後可豈泥紙上陳言者之所能
得乎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

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朱氏曰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

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

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

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朱氏曰君臣義不合則去

右第九章

真氏德秀曰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

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

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

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

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

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

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盼

可以為法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

孟子古義卷之五終

可以為法因世開通其時
 可事之也其不當其時
 之亦在耶其時其時其
 不待其時其時其時其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

